

這次自駕游，為的是去看心心念念的土著岩畫。從達爾文沿36號公路一路向東開車3小時，便進入北領地的卡卡杜公園。這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國家公園，佔地兩萬平方公里。公園裡山脈，平原，濕地，瀑布，河流眾多的地貌遍佈各處，看不過來，我們單撿著名的岩畫。

下午入住后，放下行李，回車直奔烏比爾。聽人說夕陽直照石崖，璀璨奪目，金輝一片，非同尋常，是整個卡卡杜最壯麗的景觀。天色雖晚，地標不可錯過，我們不顧疲倦驅車前往，打算去看夕陽怎麼下山，怎麼投射在岩壁上……

卡卡杜國家公園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保護區，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同時被列為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的地方之一。公園及其周邊地區被認為是澳洲最早的人類居住地，澳洲原住民文化的起源。這一地區的考古發現揭示了原住民在此地的持續居住歷史。時間跨度六萬年。據說原住民是通過東南亞的路橋或沿海路線到達澳洲大陸的。岩畫就是例證。岩畫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。其中一些竟超過兩萬年。所以遊覽，研究，學校的教學活動，都選擇此地。遊客很多。

移步換景，光爬山，就已經很享受了。至於風侵雨蝕後殘留的石刻，對於我，不過就是獵奇罷了。但當看見一群一群的小學生拿著手機東拍西拍，一組組大人都帶著崇敬的目光聽土著導遊講解，我仍覺得這裡很有看頭……你要問我如何遊覽呢？大概只能說走馬觀花。當然，如果我是考古學家，遊記作家，攝影網紅，我一定會興趣昂然地認真聽仔細記。但此刻，我只是隨意亂走，一面點頭說，漂亮，很漂亮……

山很難爬，又沒有修路，更無護欄，估計是維持自然原貌。爬山徒步之人必須隨時喝水維持體能，於是崖石兩側每隔百米就有個大木桶，供人丟廢棄的空瓶子。在澳洲，旅遊景點如果沒有廁所是可以的，沒有垃圾桶絕對不行。不知怎的，我突發奇想，衝著那木桶跑過去。“你神經病啊，你。”丈夫在後面喊

“寫文章需要觀察生活！去看看他們都是喝什麼牌子的（飲料）。”

木桶里易開罐，塑膠瓶，玻璃瓶，各種飲料，瓶瓶罐罐可真不少。我往裡一看，便忽然愣住了，一個大紅鐵盒駭然躺在一堆垃圾中間，上面亮光光，金閃



閃，四個大字。我“呀！”了一聲

“怎麼啦？”丈夫問道。

“快來，你看，你看，這裡有一個‘美心月餅’的盒子。這空盒子，我猜，一定是咱們中國人扔的！”

“那怎麼了。遊客這麼多，有個把中國人扔垃圾也不奇怪啊！”

但說不出為什麼，我就是覺得親切，就是覺得快樂，遊覽的感覺也不同了，眼前的夕陽更加明媚生動，竟像是朝陽，我不停碎碎念：

“這個扔月餅盒的人是誰呢？他們是旅行路過這兒呢，還是長年住在北領地？他們的月餅是直接帶來的，還是在當地華人店裡買的？這麼偏僻的地方有亞超嗎，他們是幾個人？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想吃Chinese food了。”

我不禁想起自己對月餅的特殊感情。一般來說，女孩子都愛甜食，尤其是在物質匱乏的80年代初。但我和妹妹卻是例外。那時，老爸是醫院內科主任，每周都出門診。病人康復後常常要登門致謝。由於不允許送紅包，他們便送土特產，逢年過節他們前來探望時手裡總拿著花花綠綠的禮盒，春節帶的是槽子糕，中秋就是月餅。

每到中秋，我們家的月餅堆成小山，甚至吃到國慶節也吃不完。說實話，那段時間我對這些月餅簡直厭惡透了。我甚至開玩笑說想拿它們來墊床。後來，隨著健康飲食理念的普及，人們開始改送其它禮物，再後來是購物卡，最後乾脆直接送錢。而老爸也年邁退休，不再看病人。

那時的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，墨爾本的月餅竟要賣到三十多塊澳元一盒，成了奢侈品。離開中國近三十年，因為忙碌，因為沒有氛圍，我很少過中國節；因為怕胖，更因為貴，幾乎不再碰月餅。

然而此刻，在卡卡杜公園的垃圾桶前，我又累又餓，卻忽然切切地懷念起月餅的好味來。

我以為自己移民已久，飲食習慣變了。我以為自己已經非常國際化。我以為沒被地域歧視過，自己看待所有人都都一樣，老外老中老印老艾Aboriginal，都一樣。我以為自己早已是“不分紅白黑同住地球村”了。然而，深陷高崖危石的視覺衝擊的海洋中，猛然，看到一個隨人漂流至此的普通月餅盒，還是會心頭一熱。我這才真實地感受到自己對同胞的敏感，對族人的依戀。這種懷鄉之情是多麼的自然，是多麼容易被喚醒啊！



■卡卡杜國家公園充滿古老的土著文化。



巳巳如意是個諧音梗——兼談甲骨文的子、巳、蟲、它

八閩潘聖釗

（接上期）愚以為洪水猛獸其本義即指蛇也！蛇的負面形象還有牛鬼蛇神、蛇鼠一窩、杯弓蛇影等成語故事，外國也有《伊索寓言》里農夫與蛇的故事等等，都將蛇視為恐怖分子。然在人類歷史長河中賦於蛇的形象卻是十分複雜矛盾的，愛恨交加，正反兩極互為糾纏、分化。複雜矛盾者如伊甸園中的蛇。正面歌頌者如華夏始祖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媧，大禹治水的禹，禹之古義亦是一條巨蛇，應是上古以蛇為圖騰的氏族部落首領。還有古希臘神話中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手杖纏著的靈蛇，能救死扶傷拯救人類，亦號為“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”。以及被請進與十二生肖地支第六位座席“巳”相對應的土豪蛇爺，代表智慧的化身。

或許正是坐在生肖第六把交椅“巳”上的土豪蛇爺，讓某些專家學者誤以為既然巳年的生肖是蛇，那麼巳即甲骨文“蛇”。這裡混淆了概念。天干地支，十二生肖，與甲骨文等古文字是三個不同的範疇。

先說天干地支：是一套中國古代特有的用來紀年、月、日、時的符號系統。郭沫若先生早年開山之作《甲骨文字研究》中有篇論文《釋干支》，可參。

天干有十個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

地支有十二個：子、醜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

十個天干與十二個地支按順序兩兩組合，形成從甲子開始，乙醜、丙寅……直到癸亥結束的六十個干支的循環組合。俗稱“周甲”，“六十一甲子”。

次說十二生肖：是中國古代用十二種動物代表年份屬相的系統（完整定型於東漢，詳王充《論衡·物勢篇》）。與十二地支對應形成：子鼠，醜牛，寅虎，卯兔，辰龍，巳蛇，午馬，未羊，申猴，酉雞，戌狗，亥豬十二生肖。生肖每十二年一迴圈，因此在“六十一甲子”的干支紀年中會迴圈五次，即每種生肖屬相都會出現五次，比如生肖鼠的子年就有甲子、丙子、戊子、庚子、壬子。以此類推，凡屬相牛的都是醜年，凡屬相虎的都是寅年……同樣出現五次。屬相蛇的巳年有：己巳，辛巳，癸巳，乙巳，丁巳。若能

將“巳”釋讀成“蛇”，那麼“子”是否可以釋讀為“鼠”？“醜”釋讀為“牛”？“寅”釋讀為“虎”？……等等？顯然不行。子、醜、寅、巳等地支僅是生肖屬相的標誌符號，並不含與之相對應的生肖屬相本義。

另外，將甲骨文已誤釋為蛇的，還可能是中了《說文》釋“巳”的圈套。《說文》“巳”條：“巳也，四月陽氣已出，陰氣已藏，萬物見，成文章。故巳為它，象形”。這短句有兩層意思：一層將已釋為已經的已，用四月已經春風吹，冷氣消，萬象更新，滿眼色彩斑斕，來說明春景已經到來的已經。第二層，許慎只說“故巳為它，象形”。意思不明，讓人摸不著頭腦。到了一千六百多年後的清·段玉裁撰《說文段注》時對“巳”作了詳細說明：“巳也，《律書》曰，巳者，言萬物已盡也，……巳不可象也，故以蛇象之，蛇長而冤曲垂尾，其字象蛇”。也就是說，巳意思為已盡的已，但已盡的已看不見摸不著（“巳不可象也”），恰好蛇在四月春暖花開時已經甦醒，就用蛇長而冤曲垂尾的形狀來表示巳字，象形。已釋為已經的已，乃通假義，其形乃“子”之省形偽變，非蛇的象形字。（詳上文徐中舒先生釋甲骨文巳、子和劉釗、馮克堅《甲骨文常用字字典》p125）。許叔重、段玉裁兩位經學大師他們均未見過甲骨文，所以不明白甲骨文“巳”字的本來面目和含義，也不知巳字如何從甲骨文演變為小篆的過程、緣由。吾輩不可苛求之，亦無資格苛求之。

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以來，至今已120多年，經先行者“甲骨四堂”筆路藍縷，開啟“山林”，以及于省吾、徐中舒、容庚、商承祚、陳夢家、胡厚宣、唐蘭、張政娘、裘錫圭等著名學者和一批後起之秀宵衣旰食地研究釋讀，目前已辨認出一千五百字左右，包括巳字在內，並編進甲骨文字典，成不白之論。因此我們不宜再將甲骨文“巳”釋為蛇了。

乙巳新春試筆，行文至此。最後祝讀者朋友蛇年吉祥，巳巳如意！祝願祖國河山陽氣出，陰氣藏，萬物見，成文章！祝願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，繁榮昌盛！（草稿於乙巳年上元）

（接上期）一個半世紀前發生在新金山的衝突也不例外，當華人淘金者抵達澳洲後，發現現實遠比想像中殘酷。他們面對的，不僅是艱苦的淘金工作，還有語言障礙、文化差異和種族歧視。當地的白人礦工常對華人懷有很強的敵意，認為他們的勞作方式是掠奪式的，搶走了他們的工作和金子。這些歧視有時甚至演變為暴力事件，如1854年的“白礦工暴動”（Lambing Flat Riots）。普遍的反華情緒導致多項歧視性政策出臺，維多利亞州的人頭稅只是制度化種族主義的一項。這迫使華人淘金者改去遙遠的小鎮羅布登陸。這是一個無奈的選擇，選擇了殖民各個區法律自治的漏洞。

從羅布出發，華人淘金者們又踏上了一條艱難崎嶇的陸路旅程，而到了金礦何嘗不是有更大的挑戰在等著他們。有人一直在講述華人淘金者那個時期在

浪漫的小鎮，不浪漫的故事

巨大的逆境中堅韌不拔、足智多謀和追求機遇的故事，講述華人淘金者的遺產被視為多元文化和堅忍的見證。但少有正視文化差異，正視社會融入，法律責任，擴展多元化技能，思考長遠一點的發展規劃。我看著那門匾上“壯志凌雲”四個大字，想不出其具體含義。華人淘金者的初衷是發財後回鄉，光宗耀祖。要在最短的時間里獲取最大的利益，賺到的錢全部寄回家鄉，夜以繼日不計後果的勞作也讓自己陷入社會的另一面。以當時澳洲的法律肯定沒有現在健全，但立法也需要一個過程。維多利亞時期的淘金法、移民法對華人存在極大的歧視，華人淘金者當時若能在經濟利益、社會融入、法律等方面進行更多的思考和改進，建立有凝聚力的社團，不

僅限於宗族，而是形成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團體，與當地政府溝通爭取權益。可能會在法律上爭取到較公平的待遇。或許華人淘金者不必在遙遠的羅布登陸，在荒蠻的曠野步行400公里。

對此我只是設想或者空談。那時的華人能從大清統治下闖南洋來澳洲，已是相當大的勇氣和膽略，再要求他們有先進思想和好的政治理念太過強求，何況近兩百年後的我們又有多少進步呢！我們敢說自己的腦袋裡裝的東西比當年的淘金者高貴嗎？很多人不仍然背著一口井來海外嗎。文明的衝突不僅體現在國家或民族之間的較量，更深刻地體現在個人與所處環境的微妙互動中。當個人置身於一個異質文明環境時，這種衝突往往表現為認知、行

為、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的挑戰。我旅行時，特別關注和願意體驗不同社會環境。不久前去了西部非洲，回來后我很慶幸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環境里，有公平的機制，有健全的法律保護。作為個人在與環境的互動中，既需要保持文化的自信更要有自我覺悟。

羅布海岸邊的“羅布之路”門關的不遠處有一個紀念碑，是一塊巨大的岩石，上面鑲嵌著中英文銅牌。中文寫著：“從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八年之間，有一萬六千五百名中國人在這個地方登陸，並且步行三百英里去維多利亞的金礦尋找金。”後面的字看不清楚了。紀念碑的正對面有一所精緻的房子，曾經是羅布海關，現在是羅布紀念館。當時的羅布居民只有200人左右，卻設有一個海關，足見這個小鎮的重要性了。假如誰有興趣去羅布小鎮，建議多轉一轉，可能你會發現多一些早期華人淘金者的蛛絲馬跡。

張仲衡